7

V
A171.15
C36

左傳文苑五卷

魯襄公 名午成公子在位三十一年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祁奚舉善 襄公三年

按祁奚之子午也奚仕晉爲中軍尉奚老晉立其子午亦爲中軍尉傳稱其能舉善蓋謂周末之季猶有大公氣象云

祁奚請老 老致仕也 晉侯悼公嗣焉 晉侯悼公嗣續其職也 稱解狐其讐也 解狐能堪其任爲祁奚之仇 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 祁午奚子 於是羊舌職死矣 職佐中軍尉而死 羊舌職之子伯華 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 赤代其父羊舌

余觀祁奚舉善也解狐可舉不問其爲仇祁午可舉不嫌其爲子羊舌赤可舉不問其爲父

[illegible]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偏屬也謂羊舌赤尚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曰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官亦位耳文字之變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物事也得舉得位得官三事皆成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詩言唯有德之人能舉似已者

予觀祈奚之舉晉侯薦賢如國非爲私也輓近家樹桃李室富鷹大說之[illegible]

按雞澤之役揚干亂行其僕見殺此軍法之紀律也而魏絳能直陳其律可謂真將軍悼公能曲任其過可謂真英主

魏絳以刑佐民襄公三年

按軍法不容亂行悼公乍聞楊干爲戮不覺動色及讀魏絳之書即能驩然解頤君子謂有魏絳方能正亂行之法有悼公方能容軌法之臣其繼霸也宜哉

晉侯之弟楊干亂行亂行伍之次于曲陽地名魏絳戮其僕楊干僕御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晉國之榮楊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赤對絳無二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言魏絳必自來陳其辭狀何辱命焉何辱君命執之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晉侯御僕人伏劍自殺士魴士會子時爲卿張老爲中軍佐[illegible]止之公讀其書曰書辭也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爲此司馬

只以詞命文
後明人
以順為武二語
大綱領且詞婉
而切直公讀之
須能失怒有以
夫
細玩明史乃
只至以及至
於四字上
親愛軍礼二語
回互收拾得好
不加刑而又使
佐新軍得賞
功之典

[illegible]聞師衆以順爲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指亂行）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言不能致其教訓於先以斬楊干之僕於後）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不暇躡屨跣足走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反自鷄澤之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群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爲設禮食於是張老代絳爲司馬而士富代張老爲候奄）

字法

兩不拜叙得有
度且見穆叔當
年矯矯風節

與甯武子对舉
意同而語不若

叔豹知禮 襄公四年

按春秋燕會歌詩皆所以觀賓客之俯仰也故穆叔不拜三夏文王而重拜鹿鳴之三使乎使乎

穆叔如晉（穆叔魯叔孫豹僑如之弟也魯逐僑如立穆叔以繼叔孫之後）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名知罃聘在元年）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章名見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三曰韶夏四曰納夏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緜三篇）歌鹿鳴之三三拜（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歌一詩則一拜謝）韓獻子（韓厥）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藉薦也）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元侯謂九牧二

彼之濁彼肄業及之語絕妙

應上三段語悉而淨

自陳所以不拜之意與所以重拜之故議論鑿鑿所之儼然

解詩又明白切理自非孟浪之談

仁諸侯之長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文王以下三詩述文王受命作周之事兩君相見乃歌此詩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穆叔奉君命來嘉穆叔所以嘉魯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晉以穆叔乘四牡騑騑然來聘故以此勞之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忠信爲周晉君教使臣當諮善道於忠信之人臣聞之訪問於善爲諮咨親親戚爲詢咨禮禮儀爲度咨事政事爲諏咨難患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因君之教而得咨詢度諏謀之五善善敢不再拜以謝晉君教已之意

永義不明拜嘉以益之親穆叔所以

羅禮明義高卑不爽足以動敬

詳二臣之論子駟欲紓患於一時竟博我於未日不若子展仗信待晉之言爲得也

子展子駟議從楚襄公八年

按初鄭子國子耳侵蔡以求媚於晉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無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至是楚果伐鄭子產之言信有徵矣

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展欲待晉欲待晉兵來救子駟曰周書有之曰涘河之清黃河水濁一千年而一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職主也主競作羅網之難無有成功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鄭之主謀多有族類則民多相違戾所謀之事益無成功民怨矣姑從楚以紓吾民以紓吾民之死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

犧牲等語殊失謀國之道率之晉楚兩失之算也矣

此亦多四字句法却不厭則以意多而語淨鍊故

子展謂完守老楚仗信待晉二語於理勢俱為精當較子駟之見加一等矣

二語是此段之綱

幣帛以待來者（待晉楚來伐鄭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待晉楚兵力之強而服從之以庇吾民）寇不為害民不罷病（罷音皮）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鄭與晉凡會有五）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晉以鄭同姓之親不與為成楚以鄭為鄙邑反與之成子駟之言不可從）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晉上中下新軍將帥無闕）八卿和睦（四軍軍各二卿）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人所倚仗者莫如誠信）完守以老楚（老楚師）仗信以待晉（待晉救）不亦可乎子駟曰

此以盟楚之故告於晉侵蔡以怒楚乃國耳之迂謀此而咎晉曰君命敝邑以討蔡何等狡詐

說悉婉妙最善文過王文恪謂遁而飾良弦之意味却正於飾處後長

使後人為之相救也接民死亡其子弟接民知

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騑子駟名言欲決於從楚）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告以服楚之故）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鄭國君臣）不敢寧處悉索敝賦（悉盡敝邑之兵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啟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困窮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言民欲從楚不可禁

穿困意亦自是此插入剪為夫人四句若另起頭而意實相承且申說意更透文勢於緩中乃更勁左氏每擅此長最耐咀嚼

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一獨使行介李行人而即安於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軍法無備不可以禦不虞親子駟之言暫收楚我不里晉難宜于晉楚

以失也

叙事整飭而字法又復奇鍊

晉侯伐鄭盟于戲 襄公九年

按是役也晉人不得志於鄭盟戲之後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門其三門閏月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欲擊之曰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不可而止

諸侯伐鄭鄭從楚也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鄭城門也三國從中軍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師之梁亦鄭城門三國從上軍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二國從下軍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二國從新軍行栗表道樹也行道也甲戌師于汜衆軍還聚於汜汜鄭東汜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示將久師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使諸軍疾病者居息其中肆眚

壯有氣以直以實其態自溢

左傳文苑

圍鄭肆赦晉軍之有過眚者而後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與晉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獻子荀偃也恐楚救鄭鄭復屬之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敝疲也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爲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兵一動而楚三來故曰不能猶愈於戰猶勝於與楚聚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大勞未艾大勞役尚未艾息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言當從勞心之勞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日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鄭之適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后鄭國

左氏辭命類多婉錯此獨直而排拙却可想見當時急忙中出語情態

淳凜拙

餘波襯貼

獻子之言深得

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自鄭國至此作一句讀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兵亂強要鄭人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而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猶委頓也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鄭國至此作一句讀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荀罃謂荀偃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始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而來討鄭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

懷遠服迩之道晉之伯有以夫

左傳文苑

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言休諸侯之力以和其心遠方之人猶將來至何恃一鄭以爲安乃盟而還遂兩用載書而爲盟

鄭皆晉從楚已失在鄭故有戮于盟而公子騑輦乃欲恒禮與強是從夫晉方可禮從之則是晉楚皆強並從則難鄭于是乎無倡矣

叙事亦具法

人情多以才智自高孰肯虛心

縣上之蒐讓 襄公十三年

按晉國中軍之將匄讓于偃上軍之將起讓于武即汰侈如欒黶亦能讓於起一人讓而群臣皆讓其有君子不爭之風矣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縣上以治兵爲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衆共使士匄范宣子將中軍辭曰伯游荀偃長昔臣習於智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智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匄今將讓故以爾時之舉不以已賢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罃且從士匄之讓士匄佐之使韓起韓厥之子即韓獻子也將上軍辭以趙武趙武趙朔之子盾之孫韓起讓趙文子又使欒黶音施欒書子以武位卑故不聽而更命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欒黶復讓韓起韓起願

以下入晉之宣子韓起于是不可及矣

刑善也一句提起下數層言刑善也言不讓也由不爭也由爭善皆與此照應

上道武起復讓趙武使居已上君其聽之欲悼公從已之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四等代荀偃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絳自新軍佐起一等代士魴新軍無帥將佐皆遷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得慎舉之禮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言禮以辭讓爲主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雖以欒黶之汰侈不遜亦讓韓起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言士匄以遜讓爲群臣法至善也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周書呂刑一人有慶天子刑善而有福慶兆民賴之天下之民皆依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寧安也永長也言士匄之讓足以當是書之所謂也周之興

發明讓德因以爭字相刑利害曉然殊有可味

敘治亂二小段收結文字錯綜有法光彩陸離

也其詩曰儀刑文王儀善也詩言文王善用法萬邦作孚孚信也言刑善也言爲法之善及其衰也幽王之時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刺幽王役使不均故從事者怨恨稱已之勞以爲獨賢無讓心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爲讒慝者自無所容若黜絕而遠去之也遠去声由不爭也由上下不爭謂之懿德此之謂懿德之世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君子小人以位言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上爲虐而下爲亂由爭善也謂之昏德昏德之世國家之敝恒必由之傳言晉之所以興

左傳文苑

晉國諸臣輒相推遜有君子不爭之風視之因勢位以相傾軋本大相懸絕乎

宣子數姜戎言語偏洩不明指其事所以不能服其心反為駒支所屈

戎子對范宣子 襄公十四年

按十三年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由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大敗吳師故此告于晉

吳人告敗於晉會于向 晉會諸侯 為吳謀楚故也 謀為吳伐楚 范宣子 士匄 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以吳伐楚喪為不德退之不為吳伐楚 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 晉將討戎子之罪而執之 范宣子親數諸朝 行之所在亦設朝位 曰來姜戎氏 來呼之使來也四嶽之後皆姓姜又別為允姓 昔秦人 穆公 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 瓜州地在今燉煌吾離姜戎之祖 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 蓋苫之別名言汝祖無氊裘可衣所被服者苫蓋無土地可居

以緣飾語佳

此原戎之始受惠於晉以數其背惠之罪

盡彫琢流動而飛栗

此段叙晉惠戎之德而戎實事晉之心見其不可絕

左傳文苑

所蒙冒者荊棘也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中分爲剖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則職女之由職主也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詰朝明旦無得復預會事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蠲明也謂我諸戎謂我諸戎之國是四嶽之苗裔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裔遠也胄後也毋是翦弃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不內侵亦不外叛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晉秦伐鄭在僖公三十年秦穆公從燭之武之說私與鄭盟反使杞子逢孫揚孫戍鄭秦人竊與鄭盟

紀事實述最易拙此乃不拙却更矯健有勢中雖有連四字句然皆不正礙口蓋得鍊調法

此段言戎之有功於晉亦上事我寡君不如昔二語詞氣何等正大何等激烈

此段言晉侯實有缺以携諸侯亦上言語洩漏

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亢當也其下秦師不復秦人匹馬隻輪無反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犄其足也與晉踣之踣斃也戎何以不免戎以事晉何以不免于罪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給晉役無曠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猶殽陵從晉之志也豈敢離逷攜離逷遠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言語漏洩罪于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瞢悶也賦青蠅而退賦小雅青蠅詩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宣子辭焉謝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

二語
賦青蠅而退訊
晉之信讒也末
句收結極奇

左傳文苑

七篇引諭精切詞婉理直宜宣子世所

庸王羅

冗而迂是後董
膠西刘中壘一
派文字
或者其君實甚
一句婉而懇蓋
善於諷諫者

以天字為主
故是以儆君

師曠論衛人出君 襄公十四年

按衛獻公蔑其冢卿孫密而見逐故師曠及之與史墨論季氏出君相發

師曠侍於晉侯 師曠晉樂太師子野 晉侯曰衛人出其君 獻公 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 答言恐是衛君太甚不專群臣之罪 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 為人主而困苦其民 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 使為民之司為民之牧以安養之 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 國之

前連下數個如字此連下數個有字文法句法錯然成章令人玩珍不厭

因夏書中有遒人官師之事故生史書替詩許多議論後直以夏書來質證他此最是作文机括矣

有君必有卿佐爲之副貳使師保之使爲君之師爲君之保以輔教之勿使過度過越也度法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謂宣揚過則匡之匡正也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革之革更也自王以下至於庶人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輔其過愆察其得失史爲書謂太史君舉則書瞽爲詩瞽盲者爲詩以風刺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則傳告大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逸書遒人行人

猶短句收稍覺悄然爲今經生用之已厭照應前立君之意叮嚀詳悉

之官木鐸木舌金鈴徇於路求歌謠官師相規官師大夫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所謂百工獻藝正月孟春夏正建寅之月於是乎有之有遒人徇路之事諫失常也恐人君失其常度以求直諫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也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言師曠能因問盡言

按師曠此段議論足以懲惧君心與孟子紂爲猶支也爲寇讐同意而此經尤婉

左傳文苑

不貪為寶語足千秋喪寶之言尤婉而直

子罕却玉 襄公十五年

按見利而動人之常情況良玉乎若子罕以不貪爲寶所寶尤奇加於人一等矣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名喜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不可越過鄉里言必爲盜所害納此以請死也納此寶玉于子罕以請免其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感其至誠乃以所獻玉寘諸或人所居之里使治玉之人爲或人攻而治之富賣玉得富而後使復其所歸於其所居

春秋之士鮮有以廉潔律己者如子

罕可得自壹千寶年

扶恥一反決罰也

歸結本旨

子罕執朴以行築者 襄公十七年

按傳言子罕分謗此君子之尤難者也

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敢 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 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歌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 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晳而居近 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子罕黑色而近邑中 子罕聞之親執朴 杖 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 親執杖以行視築臺之人而抶罰其不勉力以築者 曰吾儕小人 儕輩也 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 闔謂門戶閉塞 令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 何取其爲執役事也 謳者乃止 謳者本爲子罕有緩役之請今見其督役遂疑其過言乃止不謳 或問其故子罕曰宋

名言

左傳文苑

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言以區區不足道之宋國而有詛興役者有祝緩役者詛祝不同則喜怒不同此禍亂之本也

子罕於平公築臺為民清俟農功之畢於築者之能又為公分謗而親執朴能仁智君子曷能若此

故作不通後得
發下
武仲徒知賞盜
不足以守盜而
不知臧乱不足
以為國
外盜吾盜之說
極雄乱盜何以

庶其奔 襄公二十一年

按杜云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又按姑姊位分不同豈有同室而處季武子賢者也何謬至此哉

邾庶其 邾大夫 以漆閭丘 二邑 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 庶其從亡者 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 詰治也 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 紇武仲名言其才不能治盜賊也 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 言武子召外國叛逆之盜如邾庶其等 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 吾謂中國 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

以盜譏論激切不阿足止季孫之失矣

應上淺餘勁

敘事淺亦淨

漸近戰國調法

此段都是正本清源之論無害

去之將何以能此我所以不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禮盜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從皁至牧凡八等之人則以輿馬賜之其小者衣裳劍帶其小如從者之徵賤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賞其大盜去其小盜或者其難去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洗濯其利欲之心事一以待人其法皆一度於信前後所行可明驗乃可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茲此也行此事當念使可行之於此

與子雖賞不竊之論同意

懇至之辭再見

釋茲在茲釋除也欲有所治除於人亦當顧己得無亦有之名言茲在茲名此事言此事亦皆當令可施於此允出茲在茲允信也信出於此則善亦於此惟帝念功言帝念功則功成將謂由己壹也武仲釋書之意以謂在上者將使信實由己專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然後有成功之可念也以譏季孫無信實而賞人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重地故書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

按季孫賞盜而已非爲盜也而藏盜乃曰上之所爲民亦爲之何哉蓋季氏是時顓有魯國凡土地貢賦名器威福君所有者季氏得竊以爲己物故臧武仲因

多而視之亦言淺有味云

按盈毋棄祈典老州賓通惧盈之討愬於父范宣子曰盈將為乱宣子逐之

晉王導之殺周顗亦正坐此叔向亦危矣哉不可以訓

冷語軟擲怪

祁奚請免叔向 襄公二十一年

按舉賢宥能原屬公心彼此不相任德叔向祁大夫足為今世士大夫箴砭事奇文亦奇

欒盈出奔楚范宣子殺羊舌虎囚叔向羊舌虎盈之黨叔向虎之弟故併囚之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智乎譏其受囚不能去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囚勝於死亡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智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請免罪叔向弗應出不辭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室老家臣也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謂不應出不拜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動君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以順

一一應轉如
今作序記法

唯善類而後種
善信法

婉雅有節奏

連用三個社稷
字相叫應

左傳文苑

從爲悅者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舉解狐內舉不失親舉子祁午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二必與叔虎同謀蓋恨其不應不對故言之於是祁奚老致仕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聖哲之有謨訓者有功勳者明徵安定保賴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訓而鮮過失聖有謀勳之謂也惠訓而不怠倦惠我無疆之謂也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與

三事以不挽見
勢

兩回字偶語却
湊得調諧

君子爲國惜才
皆折奚之類叔
向知人所以終
免於戮

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左右成王言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不見叔向焉而歸言爲國非私叔向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爲已

國之大匡生用心如祈空則名迹之或匱或見权勢之或遠或見什可以兩忘也

此傳詳載子產對晉之辭間言事晉之勤以免當日之懲而懇切之意自見言表

敘事調法大約祖子家告范宣子而徵加腴又間用呂相絕秦法細玩明是倣

子產對晉徵朝 襄公二十二年

按鄭朝晉之勤非一日矣此云徵朝有乘隙興師之意使非有子產之對陳列往事鄭能免被兵乎君子謂鄭有相臣信矣

晉人徵朝于鄭 晉平公召鄭使朝 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 少正鄭卿公孫僑即子產也 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寡君於是即位 鄭簡公以是年即位 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 言朝執事者謙不敢斥言晉侯 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於是有戲之役 是年晉伐鄭同盟于戲 楚人猶競 楚國勢強與晉爭鄭 而申禮於敝邑 是年冬楚人伐鄭曰申禮蓋飾詞也 敝邑欲從執事而懼

效爲之誰謂古人事模擬文自此至以所事期凡四段復以事歲不聘事後不從數句收拾上使修備上既謂伐鄭爲申禮則此不共有禮明是謂不以兵在後晉之惡於鄭以其從楚也厚於楚恭有能是惜其部不待言矣此言貳於楚者

爲大尤又恐爲大過尤曰晉其謂我不共音恭有禮是以有携貳於楚責鄭不恭順于有禮之國是以不敢攜離而有貳心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實朝楚而曰觀釁亦飾辭也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是年晉伐鄭會于蕭魚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與晉相近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草木同類則氣味皆同猶晉鄭同姓也而何敢差池初宜反汝鄭何敢他有所向而不專一以從晉也楚亦不競是時楚勢稍弱遂不能與晉爭我寡君悉其土實重之以宗器我鄭君於此盡其土地所有申重以宗廟禮樂之器謂鐘磬之屬是時鄭人以此賂晉以受齊盟以受諸晉之同盟遂帥群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鄭君遂率群臣從晉歲終之會至晉來年正月朝王而歸貳於楚者子產石孟歸而討之石孟在奚

以明己之不敢貳也

注前許魚說該部被不朝之間二句收拾之既又溫雅整人此段見晉事大之委曲處認清楚順聞此自當喜快朝夕在廷謂能

也鄭使石奚從良霄告絕于楚楚人執之曰歸討者亦飾辭也溴梁之明年晉平公即位會諸侯於溴梁子蟜老矣公孫夏子西從寡君以朝於君見音現於嘗酎酎重釀酒也時酎酒新熟平公薦於宗廟而嘗之而鄭君適以此時朝晉與去聲執燔焉於是鄭君執胙肉以助祭間二年間若將講東夏是歲齊莊公即位而新服于晉遂爲澶淵之盟四月又朝其年四月朝先澶淵會兩月君又親朝晉以聽事期以聽有事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其間不朝晉時無一歲而不往聘于晉無役不從無一役而不從晉之令以大國政令之無常言晉國號令不時國家罷病致使鄭國疲病不堪不虞寡至又不虞度晉國徵朝之命仍薦而至也無日不惕豈敢忘職豈敢忽忘事大國之戒守大國若安定之晉若能安定鄭國其朝夕在廷何辱命焉日夕鄭君自當來朝又何

量鄭之心在晉則雖不朝日之如在堂下以為口實謂但按一次不朝即執為罪名則不堪而好代注

勞使人來召也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口實但有其言而已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翦削也謂見剝削不堪命而成仇讎敝邑是懼而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

按鄭小國也事晉無貳而晉人以一旦激之俟其不來則問罪之陳所不免也賴有子產之寡條流浩事不激不阿晉人中之舉以屈服而鄭可籍以無虞子產真可謂賢臣矣

以瑣細隹

敬注播書臧氏許為

臧孫紇出奔邾 襄公二十三年

按武仲春秋以智名者也乃為人任廢嫡立庶之事悖逆拂經患害立致愚夫且不為也美疢藥石之喻痛悔何益故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武仲之謂也

季武子宿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悼子紇也訪於申豐季氏屬大夫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難言立少故言欲立有才者申豐趨退不答而退歸盡室將行欲挈家以去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我將具敝車而去不敢與聞乃止訪於臧紇武仲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為上賓既獻已獻酒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命設重席於堂

交和其多智信從

按里克告申生曰為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主且吾聞之敬賢於請孺子勉之與子馬之意合亦事理如此然公鉏以敬叔富申生敬而不免則所遭殊耳

上北面酒樽既新復濯潔之 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 臧孫下迎悼子大夫亦皆起立 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 獻酬禮畢而通行為旅乃召公鉏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 季孫失色 恐公鉏不從 季氏以公鉏為馬正 家司馬 慍而不出 閔子馬 即閔馬父 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 不患不得其位 敬共父命何常之有 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 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 父寵之則可富 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 次舍也恪謹居守司馬之官舍 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 使公鉏設燕禮以享燕之具往公鉏家盡弃其具以與公鉏旃之也 故公鉏氏富 果如閔馬父之言 又出為公左宰 公鉏又自季氏

間諸俱工

曰有力臧氏曰惟其才也鉏亦辨口武仲雖善圖公鉏鉏亦善圖武仲矣

家臣出仕於公為左宰 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 愛其成已志 孟氏之御豐點好羯也 羯即孟孝伯孟莊子之次庶子孺子秩之弟也豐點為孟莊子御騶之官與羯相善 曰從余言必為孟孫 為孟孫後 再三云 豐點再三為羯言之 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 言汝苟能立臧孝伯為孟孫後請使孟氏與汝共憎臧孫 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 公鉏告其父武子言孟孫死孺子秩為長子固所當立矣 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 臧氏因季氏欲立紇而定之固為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 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 立于喪主之位 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 季孫廢鉏立紇

杜云愚按此乃臧武仲癒鉏立紇作不順於先及公鉏廢秩立羯則知我將及己哭亡哀為涕益有所感而傷之也其御不解而而問故授理以答之此其所以為多知也

戒且甲

云欲擇才故鉏以此答之 且夫子之命也 夫子謂孟莊子遂誣以為孟莊子之言 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其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 常志相順從猶疾疢之為害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常志相違戾猶藥石之療疾 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 藥石能愈疾以保我生 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亾無日矣孟孫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 孟氏欲為公鉏讐臧故誣其將為亂不使孟孫得成葬禮 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 聞孟氏之訴自為戒備 冬十月孟孫將辟 音疋穿藏也 藉除於臧氏 於臧氏借人除葬道 臧孫使正夫助之 使隧正助孟氏穿藏 除於東門甲從巳而

幾語便叙得纖悉出盡今今人叙之不知好費幾多語

佛有許多委曲

視之 除治葬道於魯東門臧孫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 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孫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鹿門魯南城東門 初臧孫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 娶鑄國女生二子而鑄女死 繼室以其姪 宣子以鑄女之姪繼主內事 穆姜之姨子也 穆姜姨母之子 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 故立為宣叔嗣 臧賈臧為出在鑄 還舅氏也 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 致大龜於其兄臧賈也龜出蔡氏因名大蔡 曰紇不佞失守宗祧 近祖廟為宗遠祖廟為祧 敢告不弔 不為天所弔恤 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 以大蔡納魯請為先人立後庶可得立 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 使其

人謂武仲多智仲自謂智不足信然

室蠡二字亦自暗應

餘波淋漓

叙極奇絕今人多削去未知左氏家數

弟臧爲納龜於魯爲已請遂自爲也臧爲遂自爲請臧孫如防臧孫邑使來告來告于魯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非敢私請爲先人請也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文仲宣叔之勳勞敢不避邑敢不避防邑而去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紇得立後請致其邑而奔齊其人曰防邑之人其盟我乎請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爲戒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氏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已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對曰盟東門氏也在宣公十八年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盟叔孫氏也曰在成公十六年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譖公與季孟於晉國常謂國家之典常

此書語亦已熟但尚未出腐

此古人通書之始傳孫子產博雅其應對諸侯多名言若此一書全似聖賢非裨詐諸人所能及

夫諸侯一段應上非無賄之患

夫令名一段應

子產減晉幣 襄公二十四年

按宣子嘗佐智罃將中軍既能讓賢此因子產之規復能輕幣若宣子者亦濁世之賢大夫也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朝聘之幣增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寓寄也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貳離也若吾子賴之利賴其貨賄而私用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何其沉滅於貨賄而不悟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有德者必須令名爲輿始能遠及德國家之基也

上德國家之基既以壞家恐又以令名歆之能不令人心悅兩鍊語絕勁消上句重子字尤有態生我後我語帶風霜又自醒警象有齒句雙接而隨位於勢恰好更無容再著語只兩句譬喻收拾

有國者必能以仁德爲基始能自立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樂與民同則國家賴之而安久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南山有臺言君子有德可樂則能立國家長久之基有令德者其效如此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大雅大明之詩言上帝鑒臨武王之德則下民無敢有離貳之心有令名者其效如此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以恕存心而自明其德則自然有善名以爲之輿而載其德以行之是以遠至邇安遠者聞風而至近者賴德而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寧使人謂子實能生養我不可使人謂子剝我以自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譬之象爲齒所累以殺其身宣子說乃輕幣

此書凡七號摺先後照應一節妙於一節文到此稱奇嘔乎

通篇把個賄字反復議論做告宣子仁人之言也

此章以行文代叙事章法句法俱佳
困正卦變為大過

晏子哭莊公 襄公二十五年

按莊公之死實以宣淫之故而晏子尤非私暱之臣也豈可與之偕亡若仇牧荀息立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弑雖欲勿死惡得而勿死

齊棠公之妻（棠公棠邑大夫）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崔氏家臣）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爲已取也）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杼之祖）臣出自桓不可（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婚）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曰嫠也何害（寡婦曰嫠）遂取之（崔子遂取棠姜）莊公通焉驟如（驟數也如往也）崔氏崔子使侍人賈舉射殺之崔氏殺鬷蔑于平陰（鬷蔑平陰大夫公外嬖）晏

三段文法清洒君臣者數語亦可謂變從君者之斷案

意句極工絕而意尤超出可謂神品

且人有君三句又收煞上三段脉理井然描寫纖悉

子立于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與衆臣無異非獨我君何爲而獨死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亾也言不得罪於君何爲逃亡曰歸乎歸家曰君死安歸臣以君爲天君死將安所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爲社稷之宗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非爲祿養社稷是養爲社稷奉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君爲已之私欲而死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非其君私相親暱之人誰敢任死亡之患且人有君而弑之人謂崔子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將用死亡於義何所逃歸門啟而入崔子啟門而晏子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以公尸枕已股而哭之既哭而起踊躍三度而出人

太史公曰方晏子伏莊公之尸哭之成禮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耶

晏子不避君難史矣故以崔子之大惡猶知全晏子以從民望

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舍晏子不殺可得民心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景公靈公之子莊公之弟名杵臼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慶封崔杼之黨盟國人於大宮崔慶恐國人討已故爲盟於太公之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讀盟書未終晏子仰天嗟歎而易其辭嬰所不唯忠於君利於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意謂崔慶不忠於君不利於社稷吾不與也指上帝以證乃歃乃歃血而飲之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子嗣書而死者二人太史之二弟相繼而書崔子皆殺之其弟又書其少弟又往書乃舍之知不能容南史氏聞太史盡死齊之南史氏聞崔杼盡殺太史兄弟執簡以往聞既書矣聞其已書乃還

此篇三截對答隨机應變不激不阿春秋辭命無能出其右者此因晉人問陳之罪而數其恃楚怨淩之失此是有名文字高渾蒼勁然大約以質勝於精巧似尚未足

子產獻捷于晉 襄公二十五年

按鄭伐陳之舉以報前年陳侯從楚伐鄭也其獻捷于晉也使非子產言而有文必爲晉所折服難免專伐之訕

鄭子展子產伐陳遂入之克陳而入其國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衣軍旅之服以行禮晉人問陳之罪問陳何以得罪于鄭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閼音遏閼父舜之後爲周正陶冶之官以服事我先王武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武王賴閼父所作之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也又以閼父出自虞舜乃神明之後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閼父之子而封諸陳封胡公爲陳侯以備三恪周封杞宋乃夏商之後又封舜後總曰三恪言敬先聖之後也則我周之自出言陳之子

晏子嘗君亡國危之際先把自家心緒說透而坐懷之忱溢於言外故竟不至犯賊亟所忌

敘事安亦未入鍊境唯三之自字俱章法

敘鄭之有功於陳而陳反淫整背鄭且花周之[illegible]

精神全在此一段而此實亦只是左氏常語唯大旗不競而下數句有婉致而深知罪援手兩語尤工絕

此因晉問何故侵小而指大國數圻晉實兼併以樸封疆何辭於子產之言哉此意須難言只得且如此板語

孫由大姬而出至于今是賴荷賴聖德傳至于今桓公之亂魯桓五年陳桓公疾病而亂作蔡人欲立其出陳厲公蔡甥也故蔡人欲立之我先君莊公奉五父陳佗也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蔡人殺陳佗我鄭又與蔡人立厲公而奉事之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宣公皆我鄭立之夏氏之亂魯宣十一年夏徵舒弒陳靈公成公播蕩靈公之子成公奔晉又我之自入自晉因鄭入為陳君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大德謂胡公之後皆姬之所自出蔑我大惠大惠謂五父以來皆鄭之所自立棄我姻親姻親謂陳鄭婚姻之好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其欲逞志于鄭者不可億度我是以有往年之告去年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未得伐陳之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去年陳從楚伐鄭東門鄭當陳隧者井堙音因木刊當陳兵所往徑道有井則塞之有木則伐之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大姬周女緣胡公者鄭與周同姓故恐上辱大姬之靈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開導其心使得戰使知其罪授首于我謂陳侯喪服擁社使其衆自囚係以待于朝用敢獻功所以使我來獻戰勝之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惟視罪之所在各致其法以誅之言陳有罪可得討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音祈列國一同自是以衰方千里曰圻方百里曰同衰差降也謂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今大國多數圻矣數倍於天子之地若無侵小何以至焉若非侵陵小國而併吞之何以若是之大也此說正以譏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武公莊公爲平桓平王桓王卿士城濮

此問晉問何故侵小而指大國數圻晉實兼併以樸封疆何辭於子產之言哉此意須難言只得且如此板語

此因晉問何故戎服而指文公之布命鄭不可廢王命捷具能悖先訓乎

此問文多故但舉典故以对無答着枝葉語

此段引仲尼之言見鄭之入陳[illegible]辭不為功[illegible]有章

之役文公布命曰晉文公布令于諸侯云各脩舊職使各修舉舊職之事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命我鄭文公戎服傳王以獻勝楚之功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士弱不能詰復於趙文子趙武代士匄將中軍故莊伯復命焉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人順理而已犯之神所不福乃受之受其所獻之功仲尼曰志有之言古書有云言以足志志之所向必資言以成之文以足言言之所發必資文以成之不言誰知其志人不能言雖有其志誰得知之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言不能文雖行其言不能及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鄭擅興兵入陳使非子產言而有文則晉必討專伐之罪慎辭哉言凡人皆當謹於修辭

子產善為辭命宜晉受其功而莫能辭

常語而佳錬亦自有色

亦有節奏

然明子產論政 襄公二十五年

按然明名蔑程鄭晉大夫據然明之論在除民害子產之論在政有序皆得其政体者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然明料程鄭將死子產始知其賢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恐不仁者為民之害子產喜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吾今見其心矣言往日吾但識然明之面而已今而後見然明之心也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治民如治田日夜思之日夜之間思所以興民之利除民之害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所行之事不違其所思者如農之有畔如治田者之有次序意其過鮮矣如此雖有過差然亦少矣

太叔論甯喜置君

按太叔衛大夫太叔儀也甯喜亦衛大夫去衛武公九世夷儀衛邑也獻公出奔至是入於夷儀思求復其國故甯喜許之

衛獻公名衎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獻公出奔至是入于夷儀使人與甯喜言求復其國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文子衛大夫太叔儀曰烏乎詩小弁所謂我躬不說遑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說言說也遑暇也謂甯子必身受禍不得恤其後也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可復行書曰蔡仲之命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大雅烝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事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

悼子輒欲廢置其君曾不若圍棋然安能免禍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大叔姬終之談奕枰之喻可為警法凡事

以為極論於失賢之弊在於淫刑固宜數世不敢

聲子論楚失賢 襄公二十六年

按伍舉之奔鄭欲復奔晉蓋由楚淫刑所致故為報之謀使非聲子言於令尹子木子木轉復於王楚不幾失一賢哉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 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二父相友故二子亦相善 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 得罪出奔 楚人曰伍舉實送之 伍舉王子牟之壻謂伍舉實送之出亡 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 班布也布荊坐地共議歸楚事以世交也 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 使楚人召子以歸 及宋向戌將平晉楚 平晉楚在明年 聲子通使于

數淫正精消

此歷為指陳以見楚多淫刑而失賢之端原由於此

與其失善二句暗存復伍舉意無善人句暗復楚失四子意

主意全在保全善人一边故歷引

晉還如楚令尹子木（屈建）與之語問晉故焉（問以晉事）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賢于楚）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譬如木之杞梓獸之皮革皆產於楚而用於晉）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賢臣多亾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言晉豈獨無姻族親戚何必用楚之人材）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賞刑過差）寧僭無濫（僭而不可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亡）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殄盡也瘁病也）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

詩書以明之

此段引古以申其意古人勸賞畏刑撫以恤民為心而以有礼無敗結之

今楚多淫刑五句一篇主腦

四大段整法然鍊法却未冬

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天命奄有下國福祿如封建之永世也）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憚用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飫饜也加膳之道則酒食之餘賜其臣下無不饜飫）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盛饌）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勸賞畏刑恤民）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子儀之亂（文公十四年楚莊王立子儀及公子燮作亂）析

子儀雍子子炎苗賁皇比四大段正見楚子遂刑大夫逃死于四方而為謀主此籍寇兵而資盜糧也豈非楚國有材晉實用之乎

公子儀之黨奔晉晉人寘於戎車之殿殿後軍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成公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多擊軍鼓鈞同其聲以夜軍之夜攻楚軍使不知虛實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于桑隧獲申麗而還楚師還晉侵沈國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鄭於是不敢南面南向從楚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善能也是正也信其父兄不能正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邑名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成公十八年楚納宋五人魚石等於彭城楚伐宋圍彭城晉救宋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宋地名晉將遁矣雍

四段敘事有体有法究若目擊其事者是左文之奇岩也

楚臣豈惟晉用之伍員奔吳伐楚班王宮鞭平王至尸茲又其亡此耳

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簡擇兵器蒐乘蒐閱車乘秣馬穀秣戰馬蓐食食於寢蓐師陳兵皆陳列焚次焚其次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軍中老幼孤疾應歸者皆遣之行而縱楚之被囚者使得走逸欲楚知之楚師宵潰晉[illegible]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子辛章變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即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得娶夏姬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

以上結完四人之業此下說入四意

邑譙國鄭縣東北有棘亭楚罷於奔命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事見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伯賁即鬬椒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惟在中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音義並見前篇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使欒范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吾乃四萃於王族必大敗之四萃謂四面集攻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大敗楚師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蓋射共王中目大敗楚師

今又有正於此以下乃危言以動之

馮驩復孟嘗君亦用此局然後之則可益爵則不可

也子反死之鄭叛吳興吳人益強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椒舉即伍舉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楚亦不以爲意今在晉矣自鄭奔晉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椒舉材能堪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益椒舉之爵祿而復其位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使其子迎之以歸楚

歷觀涉臣義晉注之以效死力敗楚師何無宗國之念哉蓋原子復義之由次

非其能而楚又窮治之不已故人無返意之里固不得不為效死可不能何莊舄仕楚尚有我幫士會客秦終為晉良則豈能楚之治刑有以遷乎謀害之心哉

子罕責向戌請賞至談及設兵之事成一篇大議作

叛向去兵以合諸侯之成摠排

子罕責向戌請邑 襄公二十七年

按宋向戌善於晉趙文子又善於楚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合晉楚之成遂自以為功然因子罕無厭之斥而即能辭邑且德其生我則誠賢矣

宋左師請賞宋向戌以弭兵之功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曰請免死之邑謙言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邑六十此非四井之邑乃一乘之邑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畏懼也慈和而後能安靜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大小常安存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

妙語

長久之道故子罕之言當矣宋而早知此安有請康之戒

詞極嚴正宜左師之置邑也

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明君善於用兵則興而存術之善也昏主反是而子求去之汝爲會以弭兵求以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向戌之書而投弃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即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言我邑多將有滅亡之禍今子罕責我以義是存我也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樂喜即子罕善其不阿向戌何以恤我我其收之舉逸詩言何以憂恤而規儆於我我則收取此言以爲藥石向戌之謂乎善其能知已過

向戌請賞子罕以之而成不然亦去之君子

文勢太寬緩諺亦稍易稍冗

以此承天之休此一語何等嚴毅所謂唯礼可以已之大叔見及此矣

子展知楚子將死襄公二十八年

按楚嘗盟于宋欲弭兵以利小國故鄭伯不親朝楚而有游吉之使奉楚之憲令也乃楚背盟以責鄭使非游吉善其辭令令不將啟釁生事乎

蔡侯之如晉也蔡侯朝晉之時鄭伯使游吉子太叔也如楚及漢水名楚人還之楚人不受聘遣太叔還曰宋之盟君實親辱去年盟于宋約以諸侯親自來朝今吾子來今鄭君不至但使汝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音日奔問諸晉我使人乘傳車往問晉國云鄭君當親來否而以告却以晉之會宋告鄭子太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楚君命諸侯將弭兵以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以禮承天之休使得歲時行禮以受天之福祿此君

高而不庇婉而不卑此辭命之最善者收煞更有轉折照應之妙

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去聲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飢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言汝大夫也豈得與楚國之政令必使而汝也君弃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以求快楚君之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無乃不合于盟書所謂利小國之語以闕君德盟而背之是闕楚君之德而執事有不利焉謂諸侯將背楚小國是懼我小國所恐正在此也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復命于君告子展以楚人之言告公孫舍之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以求快其願欲欲久得乎君其往也勉鄭君勿憚于親往送葬

游吉之料康王亦以理斷之耳

而歸楚君必死併送其葬而歸以快楚心庶幾可以逞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楚之王死後不及十年未能念及諸侯而召之盟會也吾乃休吾民矣自此可暫休息吾民矣

晉楚主昭沙侯來朝可也但東門之會言出弭兵恤小楚義游吉之聘皆從怪柔之道乎

季札觀周樂 襄公二十九年

按札吳壽夢之子季札也吳子夷昧新立使來聘魯請觀周樂但札聽樂而知列國之興衰何獨不知吳之將亡而嘿不一救也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故工爲之歌周南此以下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始基之矣周南召南之化始基猶未也尤有商紂未盡善然勤而不怨矣始於憂勤未能安樂然其心不怨怒爲之歌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爲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并其地封康叔故邶鄘衛盡被康叔之化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于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

魯備四代之樂而以周樂冠之論声以頌爲主論容以韻爲主中間美字無重字相形

妙處只在文法變化有音有色有味有態世文

字在古今亦無有兩
追論古昔若身履其地因觀其事而為之評論者
此篇連用哉字乎字也字而字參差有法不見疊架之病所謂一唱三嘆而有遺音者矣
之也字覺無未歷

乎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德君也為之歌王王王國風黍離也乎王東遷王政不行于天下風俗與諸侯同故其詩為雅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隕滅故民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識其政事煩碎已甚必不能久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大國之風也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太公封齊為東海表式國未可量也言其國將復興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樂而不淫言其節也周公遭管蔡之變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間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去

按詩傳云魏地狹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
全得插此句中間乃員不能亦太方
無訊一句直述又極簡捷

戎從夏則大矣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為之歌魏魏姬姓國也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渢渢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為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為之歌唐唐晉詩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聲發于情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言必亡也自鄶以下無譏焉鄶以下曹也季子聞歌鄶曹二國之風不復譏論以其微也為之歌小雅樂歌之常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無反叛之心怨而不言怨商紂之政能忍而不言其周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

論詩歸重於頌
論樂歸重於韶
具許大眼孔非
季札不能

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其聲委曲而有正直之體故知其詠文王之德爲之歌頌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曰至矣哉直而不倨倨傲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常日新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節之以禮用而不匱德弘大廣而不宣不自顯施而不費因民所利而利之取而不貪義而後取處而不底守之以道雖復止處不底滯也行而不流制之以禮雖常運行不流放也五聲和八風平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八方之氣謂之八風節有度守有序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所同見舞象箾南籥者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曰美哉猶有憾恨不及致太平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

傳稱季札賢明才博觀歷代之樂而興亡列眉不與非明智曷克臻此之所以脫履千乘之吳以延陵終身也

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言湯聖人其德弘大如此而猶有慚德湯慙于始伐聖人之難也世變之難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勤勞水土而不自矜其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觀樂止於此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箾而季子知其終也

是篇重鋪敘文如珠連環又如雲蒸霞蔚只見燦心奪目不見有些疊架之病此左氏文家奇岩處今

人卽學不到

聖人可根圓賢人目根圓子在齊中韶此可根圓也當時豈不見舞而見亦為中是就本之深處季札觀樂此目根圓也當時亦曾中能而強之曰觀此左氏之深處玩本慎勿草草

論儘善惟重結末工則以立奇字覺常而八句皆四字涉板

子皮授子產政 襄公三十年

按鄭稱蕞爾之國族大寵多極難撫循又難制服子產爲政必先加大卽孟子論爲政必不得罪於巨室之意也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虎子皮名帥統率也誰敢犯子子皮言已既奉令在在諸臣誰敢不遵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卽公孫段賂與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言人鮮無貪欲使得遂所欲資以治國家之事因而責其成功非我有成事既有成將非出于我乎其在人乎既成則功在我

此子產救時洞為政之要蓋鄭此時淫僭侈太所以不得不矯之以愛也

不在人也何愛于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恐為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大族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鄉鄙之物尊卑各有等級上下有服公卿大夫士各有服色田有封洫民田皆限以封疆及溝洫廬井有伍廬舍井田各以五人為伍使之相保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卿大夫之忠國倫家者隨其功而賜之泰侈者因而斃之驕汰淫侈者因其罪而踣之豐卷將祭豐卷字子張公孫段之子謂田焉請田獵以供祭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言惟君祭得獵取野獸若衆臣之祭但取足於芻豢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

以僑柄政必三年而後得民之心可見為政之難

止之而退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田所收入之資從政一年輿人誦之輿衆也誦歌謠也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取衣冠而畜藏之兼并者失志故取田疇而伍結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子產此舉非也也又子皮帥以親
之言可以為人亟忘已用人之法矣
子產為政必三年而後得民夫子三

左傳文苑

年有成之理子產生庶幾乎

是有名文字氣骨蒼勁然乃妙尚未極

士文伯儘亦雄勿然謂高其閈

子產壞晉館垣 襄公三十一年

按禮兩君相會則主出迎賓晉以喪之故而未見鄭伯似乎有辭於鄭文伯不以此爲答而徒陳其設垣之故且誇其晉爲盟主直子產遡其慢賓之過而責之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子產相鄭簡公以朝于晉晉侯以魯襄公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使人盡毀鄭伯所居館舍之垣墻而納鄭伯從行車馬士文伯讓之責其毀垣之故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充滿也斥見也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辱來朝聘于晉君者無以待之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是以使吏人修完諸侯之館舍高其閈閎閈音汗閭也里門曰閈閎音弘門也衡門曰閎厚其垣牆以無憂客使無令客使憂及

閼厚其垣墻以無憂客使祇虞誕耳徒誇盟主何為

此後開勢亦頓挫有節奏

子產陳所以壞垣之故儘歷歷有因足以破其請命之辭

亦覺太實

盜賊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音蓋士文伯名請命言晉君使匄請間毀垣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來會時事盡索鄭國土地之賦隨時朝會逢執事之不間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不敢以幣帛輸納于晉君府庫亦不敢以幣帛暴露于道路其輸之則君之府庫也非薦陳也薦陳猶獻見不敢輸也不敢以非禮輸納於府庫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痺晉君所居宮室務從卑小無觀臺榭闕門

僑聞以下又破其為盟主之說

言輸幣見鄭之勤於貢賦牽文公見晉之慢於諸侯

敘事豐贍

曰觀築土曰臺有屋曰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諸侯館舍如晉君之寢室庫廐繕修館中藏幣之庫養馬之廐莫不繕治修葺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易治也圬音烏人以時塓音覓館宮室圬人塗者使之以時塓塗館舍之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甸人設照庭大燭僕人巡宮巡宮夜行車馬有所有所安處賓從有代賓之僕從有人代役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則以脂塗客之車轄使行滑也隸人牧圉各瞻其事視客所為以供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群官之屬各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甸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事之得失晉則巡其當否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百用備給如歸私家無寧菑患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菑患耶無寧寧也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

責晉慢諸侯之過高亢中自有一段溫婉嫋嫋動听

趙文子人品殘高士句一等

今銅鞮音提之宮數里銅鞮晉之離宮而諸侯舍於隸人館舍卑如隸人舍門不容車門庭迫迮而不可踰越又告墻垣之限盜賊公行而夭癘不戒癘猶灾也水潦無時而夭灾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召見之命不可知測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而暴露朽蠹以重鄭國之罪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問晉命已所止之宜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不敢畏修墻之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信如子產之言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贏音盈受也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禮有加敬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

引詩贊子產之善於辭

何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子產善於辭令諸侯實恃賴之爲國者如之何可以廢辭令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和辭悅繹則民安定莫猶定也其知之矣詩人知辭之有益

晉侯有隸人之垣待賓乎傲慢也乎

子產獨持大体壞晉館垣即善辭也

文伯應昨否也乎

文勢大約以錯落佳

子產擇能而使 襄公三十一年

按鄭才士固多能擇而用其才惟子產焉是以群策畢舉有長即錄鄭之有辭信然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 文子即北宮佗襄公獻公子 宋之盟故也 二十七年宋盟云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過鄭印段迋勞于棐林 迋往也棐林鄭地 如聘禮而以勞辭 如聘問之禮而用郊勞之辭 文子入聘 北宮文子聘於鄭報印段 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 迎文子 事畢而出 北宮文子既出 言於衛侯曰鄭有禮 交接有禮 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 爲政而有禮以爲之節如執熱而得濯以爲之解 濯以救熱何患之有 此以上皆北宮文子之辭

首句總題馮簡子以下見各人之能鄭國將有諸侯以下見產之擇能而使也

最奇

篇中連用五個使字文字本極

左傳文苑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知四鄰諸侯所欲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裨諶鄭大夫長於謀事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謀於寬閑之野則得其所謀謀於喧囂之邑則不得其所謀此其才性之敝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其載以適寬閑之野而以裨諶所謀告諸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此以上傳跡子產行事以實文子之言

議論壯品

耶喻奇切

論不如並衡有以

子產不從鄉校之毀襄公三十一年

按然明之欲毀鄉校爲去囂避謗計也子產之不毀爲師善改過計也引夫子之贊言子產有光矣

鄭人遊于鄉校以論執政游於其鄉之學校以議執政之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患人於學校中謗議執政故問毀之如何子產曰何爲言何爲毀之夫人朝夕退而游焉游於學校之中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治水之道不如小決之使循其故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故治人之道不如常聞人言以爲我之藥石然明

引夫子之言以贊之於子產益光

曰蔑也（蔑然明名）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至是年方十歲蓋長而後聞此言）

子產不殺以校以善惡為師乎忘己用人可見乎孔子以仁稱之為以是矣

緣論妙品

立使字亦在有意無意之間

清勁圓活其調最錄有節奏四層喻隨便插入絕無痕迹蓋即

子產論尹何為邑（襄公三十一年）

按邑宰親民之官尹何年眇豈諳政體子產製錦之喻最確所以開子皮之蔽而使之服其識也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尹何年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愿謹確也）吾愛之不能叛也（使之為邑必不叛我）使夫往而學焉（夫謂尹何使往治邑則學為政）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榱椽也棟所以架椽棟毀折則椽崩壞屋壞則人將壓覆故言僑將壓焉敢不盡心以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裁）焉

左傳文苑

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官與邑乃吾身所恃以爲庇蔭而使學者製焉顧使學爲政者裁製其官邑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官邑之重比於美錦不亦多乎此所不可曉也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而能獲禽貫習射御乃能執獲禽獸若未能登車射御則敗績壓覆是懼何暇思獲若未貫習則必敗其功績子皮曰善哉虎不敏虎子皮名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食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衣服則不使人學製是知而慎之官邑則欲使人學製是遠而慢之慢易也微子之言吾不知也若非子言則吾將不知其失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往日我自言曰子治鄭國我治吾家庶幾可庇吾身今而後知不足今乃自知智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從今雖吾家事亦聽命於子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面不如吾面吾心豈如汝心安敢使子之家事皆聽我而後行也抑我心以此事爲危而不安則亦不敢不告於子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委任之力

古今用人之病多唯此失如子路之安子羔亦猶未北操力於割之嫉也此所以人多遠舉也鮮良吏僑之

左傳文苑

[illegible]

此篇議論能品引斷有度讀文而究此當知作法矣

北宮佗論威儀 襄公三十一年

按威儀者禮也上下有禮則君不得下替臣不得上陵品節秩序而上下相安文子之論威儀最得肯綮而詞語亦卓犖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于衛侯曰令尹似君矣似君威儀將有他志篡國之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唯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

威儀言不難於可畏而難於可象又不徒至四体而在行事故引文王以帶之見子圉之不能終也

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選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此解詩意皆有威儀不可得而數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不自用其知識惟在法象天理循而行之）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愛文王之儀）文王